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趙煚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弢　伊婁謙

李圓通陳茂　郭榮

酈晃　楊尚希

張煚　蘇孝慈

元壽

趙煚字通賢天水西人父仲懿尚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盜伐其父墓樹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為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帝引為相府參軍從破洛陽及班師煚請留撫納亡叛

從之乃帥所領與東魏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孝閔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奘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奘益修守禦奘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秉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明年陳吳明徹屢爲寇患奘與前後十

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户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熲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鵶道伐陳克十九城而還以讒功不録累遷御正上大夫熲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熲密奏曰徵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

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令炎旱為災可因茲大赦
帝從之徵賴而免巽卒不言隋文為丞相加上開府再
遷大宗伯及踐阼巽授璽紱進大將軍以巽習故事拜
尚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為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
甚有威惠巽嘗有疾士民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
此冀州市井多姦詐巽為銅斗鐵尺置於肆民間便之
帝命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巽田中蒿為吏所
執巽曰此刺史不能風化耳彼何罪慰諭遣之令人載

蒿一串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嬰來朝帝勞之卒於官子義臣位太子洗馬煬帝立以同漢王諒起兵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辨智涉經史周文引為相府記室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性彊濟所居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摠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稱善累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隋文為丞相

尉遲迥與司馬消難合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隋文深
見親委開皇初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修律令俄
兼内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為蒲州刺史加金
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
之後數年上表乞骸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軺車几杖被
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數年卒遣使致祭鴻臚監
護喪事少子元楷煬帝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江郡
丞徐仲宗俱竭民產貢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

都丞兼領江都宮監

王韶字子相世居京兆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歴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周武帝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

隋書載韶諫曰齊失紀綱于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

取亂侮亡正存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進開府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隋文帝受禪進

爵項成郡公加大將軍晉王廣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
韶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常奉使檢
長城王因穿池起三山韶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
聞而嘉嘆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
元帥府司馬
　隋書曰與高熲支度軍機無所壅滯
及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班師留韶于石頭防遏委以
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克平

吳越王子相之力也進柱國及嶲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後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于公勉之韶辭以老帝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揔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為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表我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

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曰其直言匡正
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
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略知書計尤
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
封耿國公東恭帝即位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至會王
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
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熲太

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累遷内史中大夫周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敢救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内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王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顔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

曰汝欲黨王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隋文受禪拜兵部尚書爵平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迴避帝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王以微弱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幼皆選貞良有重望為之寮佐時巖與王韶為河北道行臺僕射

隋書曰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

具併于高熲由是拜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巖為

益州總管長史　愚按二人官職各别不知北史河

以混稱

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

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之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

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

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

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

帝甚嘉之賞賜優洽卒于官帝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嚴卒後蜀王為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帝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

宇文㢸字公輔河南洛陽人其先與周同出父珍周宕州刺史㢸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奏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

世以為知人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伐齊弢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于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弢策于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為别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鎗若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之功乃拜上儀同宣帝嗣位突厥冦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弢謂監軍曰

隋書載煚曰黠鹵之勢來如激矢去如絶絃若欲追躡良為難及

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渡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鹵已出塞其年煚又從梁士彥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轉南司州刺史司馬消難奔陳煚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于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開皇初以前功封

平昌縣公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敚持節安集
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
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
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敚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
行軍摠管劉仁恩破陳將呂仲肅敚有謀焉加開府擢
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帝嘗親臨釋奠敚與博士
論議詞致清遠帝大悅謂羣臣曰朕今覩周公制禮見
宣尼論孝實慰朕心時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并州摠管

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弢有文武幹用出為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摠管軍還歷朔代吳三州摠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拜刑部尚書仍特節巡省河北還累轉禮部尚書弢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畧弢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寃之所

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為尚書孝經注行于世有子倫
伊婁謙字彦恭本鮮卑人其先世為酋長
北魏孝文改為伊氏至周復舊者見魏書氏族志
隨魏南遷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周
累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内殿問以
兵事對曰僞齊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
光已斃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若命六師齊進此易
取也帝大笑使謙與小司寇元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

齊後主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答曰僕憑軾之始未聞興師設復有之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卯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諭齊遂留謙不遣帝既克并州名謙勞之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再進爵濟陽縣侯位開府隋文作相授亳州揔管俄徵還京自言䏏與逆人王謙同

名因稱字

愚按王謙起兵討權臣乃周忠臣也何云逆人如謙稱字以媚堅反為順耶

文帝受禪拜大將軍進爵為公後出為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民和以疾去職吏民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於家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少孤賤

隋書曰父景以軍士隷武元帝家與家僮黑女私生

圓通景以為子

給使隋文家及為隋公擢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撾之數十呼聲徹閤內僚吏左右代為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名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大任帝作相授帥都督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帝伺便圖為不利賴

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尋進爵至伯歷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大將軍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喜少斷决府中事多决於圓通兩遷刑部尚書後復為并州長史秦王以奢得罪圓通亦坐免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

民述訴其受賂帝怒坐免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子
孝常唐武德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
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稱隋文為隋
國公時引為寮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旨
後從隋文與齊師戰晉州賊甚盛隋文將挑戰茂固止
不得因捉馬鞚隋文怒拔刀斫其頭流血被面詞氣不
撓隋文感而謝之厚加禮敬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
拜給事黃門侍郎每典機密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

卿兩進爵至魏城縣伯卒官子政嗣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誅政及孝常從坐帝以功臣子捷二百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以為太常卿後歸唐為梁州摠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父徽仕西魏為同州司馬時

武元帝為刺史由是與隋文有舊帝受禪拜太僕卿卒
官榮容貌魁岸外疏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
文護引為親信察榮謹愿擢為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冦
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
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閒更築城以
相控攝護從之俄齊將段韶攻陷姚襄汾州二城惟榮
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韶先於上流縱大筏
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

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榮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遏其要路稽胡不能為寇從周武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隋文親狎嘗與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隋文揔百揆召榮撫其背笑曰吾言驗矣即拜相府樂曹參軍文帝受禪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位上儀同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

行軍總管討平之煬帝即位入為武侯驃騎大將軍以嚴正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騶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還左侯衛將軍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國疲獘萬乘不宜屢動乃言于帝請止行

隋書載榮言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

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

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帝後以榮老欲出為郡榮陳請不願違離頓首辭讓帝哀之拜右侯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郭榮誠心純至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從帝至柳城

隋書曰榮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

卒於懷遠鎮帝為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父虯周驃騎大將軍晃良家子周文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從居關中後遷

驃騎將軍衛王直出領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沒于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隋文弟衛王爽時隋文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爽令晃詣隋文晃知隋文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隋文去官歸京師晃迎見襄邑隋文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隋文笑曰何妄言也頃之一雄雉鳴于庭隋文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賞富

貴日持以為驗

隋書曰晃既射而中帝大笑曰此天意也公感之而

中耳因贈以二婢情契甚密

及隋文受禪與晃言及之

隋書載帝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否

晃再拜曰陛下君臨宇内猶憶曩時言耶帝笑曰公此

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進爵北陽縣公河間王弘擊

突厥

隋書曰晃以行軍摠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　愚按本史必有此一段或刋者遺之觀上句自見

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于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卒于原州摠管帝為廢朝謚曰敬

楊尚希弘農人父承賓商直淅三州刺史尚希齠齓而

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推服周文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周文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國子博士明武世賜爵高都侯官至東京司憲中大夫尋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迴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不去將及難遂夜遁及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隋文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迴

至待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隋文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表言

冊府元龜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

令郡縣倍多于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户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

幹良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充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歷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惇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帝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親帝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謂曰蒲州出美酒堪養病屈公卧臨之乃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

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堤防開稻田數千頃
民賴其利卒官謚曰平
張煚字士鴻河間鄚人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
蕩難將軍從軍武入關周文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
氏爵虞鄉縣公累遷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
多武將唯羨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老致仕隋
文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勅令勿拜扶杖升
殿帝降榻執手與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還都龍

首羡上表以儉約勸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謚曰定

所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二十五篇熲好學有父風

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為外兵曹明武宣三朝累加

儀同隋文為丞相熲深自推結隋文以幹用親遇之及

受禪拜尚書右丞三進爵至北平縣侯遷太府少卿領

營新都監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朞

隋書曰起令視事固讓不許

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户部尚書熲性和厚有

識度甚有當時譽兩為冀州刺史吏民悅服稱二千石卒官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為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畧相繼為兵部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沉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位工部中大夫隋文受禪拜太府卿時王業

初基微天下匠織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揔其事世以為能歷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帝欲重宫官之望多令大臣令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于陜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乃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帝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户部二尚書稱為幹理轉工部尚書先是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與民爭利非興化之道表

請公卿以下給職田有差帝並納之及將廢太子憚其
在東宮出爲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于言色其見
重如此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
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孝慈兄子沙羅仕周
以破尉遲迴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開皇中歷資邛二州
刺史
隋書曰冉龍羌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
敗之

後以大將軍檢校益州摠管長史及蜀王彦廢沙羅坐除名卒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寳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毁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修舟艦以強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安氏病且

死摩訶奏請遣子世略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從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屬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徵之等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

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郎史臣劉行本
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忝左轄謹以狀聞帝嘉納之後
授太常少卿出為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為太府少卿
進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起兵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
帥壽為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大業四年拜內史令
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南連營三百餘里
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
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

金石録載壽碑云贈尚書左僕射光祿大夫封博平侯史不載予詳録其贈益以罪壽子敏之黨逆辜恩也

謚曰景子敏見逆臣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巖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謇諤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宏

遠聲望依歸斯言不密以致傾殞惜夫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

愚按此十事也以私情廢國法兩者俱失何云有君

龐晃等或陳力經綸或自結龍潛高位殊寵豈徒然哉楊尚希譽望隆重張煚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元壽彈行本意存名教然計功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贈優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二

明 李清 撰

北史七十六

來護兒

周羅睺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周冢宰宇文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内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刼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

愚按延宗力屈被擒未嘗降也奈何寃之

録前後勳拜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又進平鄴都後從滕王逌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尉遲迥舉義特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引為丞相掾司馬消難奔陳令文振安集淮南後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遷鴻臚卿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

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爲元帥秦王司馬别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累遷雲州總管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于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駞馬北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切遂不録後平越嶲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

衒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

因譖之坐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

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

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東接楊

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右光祿

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大帝時容

納突厥啟民居於塞内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

恩澤彌厚恐為國患乃上表·

隋書載表曰竊見國家容受啟民資其兵食假以地
利竊所未安何也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
則反噬其本心也梁化侯景近事之驗以臣量之必
為國患
請以時喻遣出塞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
此萬世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
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于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受
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表言遼東小醜親

勞萬衆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不意意則平壤孤城可拔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弊兵糧既竭强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决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嘆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公謚曰襄次子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虎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輙

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歙十八世孫曾祖成從居廣陵因家焉父法敏仕陳終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為章句學始侯景

之亂護兒世父為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言於護兒武子宗人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懾不敢動乃以首祭伯墓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埸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並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設護兒有功焉進上開府十一年高智慧

據江南反以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營周三百餘里舟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檝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策也素然之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乘其懼一鼓破之智慧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護兒招懷初

附戚惠蕪舉璽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
阻兵為亂護兒又討平之還建州總管又與蒲山公李
寬討平黟歙逆黨汪文進進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
其功使畫工圖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
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為千牛備身使護兒還
職仁壽初還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
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
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為名將今天下無

事又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除左驍衛大將軍至右
翊衛大將軍封滎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
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
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
品已上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
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太守率樓船指滄海
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王高元掃境內兵拒之
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

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
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
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
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郛營於城
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

隋書曰時縱兵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
士五百邀擊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

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旅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

五子弘為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
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
兒聞之召禆將周法尚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
不宜擅還再三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
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
關諸人沮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
帝見弘等甚悦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
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于旋

師之時是朕教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勒名太常非公而誰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閿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兩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

日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也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以為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閫外事合專決

隋書曰吾在閫外事合專法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固其宜也

寧征得高元還而護謯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

方奉詔及帝於雁門為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出護

兕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兕諫曰
自皇家受命薄賦輕徭户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
興軍可百家無知易為咨怨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
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
清羣醜上稟聖算指日克除陛下令幸江都是臣衣錦
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為身謀帝聞厲色起數日不
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兕
不敢言尋代宇文述為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化及構

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行軍用兵特多媒筭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弘金紫光祿大夫而左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拖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

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並遇禍子姓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父儒侯景之亂奔北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員外散騎常侍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隋文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歷循州總管許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謇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授銀青光祿大

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詔褒美之大業五年駕西巡將
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還
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
心不敢納賄耳命賜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
曰願奉丹陛

脩書載子蓋曰臣常為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
奉丹陛遙死邊城沒有餘恨

帝曰公侍朕一人耳委以西方則萬人敵宜識此心六

年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
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詣墳墓宴
故老當時榮之除戶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
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加左光祿大
夫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逼城
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弘策
以狗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
首流血久乃釋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

盡銳攻城子益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益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内史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如光祿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磐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令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

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筴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至雁門為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兒諫

隋書載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脱一朝狼

猾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

待

因妻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

為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後援其至鹵乃去

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

信帝曰公欲收物情耶子蓋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

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

討時人物殷阜子蓋不別善惡汾水北村塢盡焚之民

大駭相率為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衆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於東京帝悲傷久之顧黄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歎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吏民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畧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蒞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潯陽人父法暠仕梁至南康內史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犬任俠放蕩收聚亾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流矢中在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諸軍相顧莫有鬭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拔於重圍內勇冠三軍明徹之

敗羅睺全衆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總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將士分賞驍雄陳孝宣深歎美之兩進爵至始安縣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内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吴世興密奏羅睺甚得民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之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絶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主

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執筆製詩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降文帝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護全為幸富貴榮禄非臣所望帝甚嘉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

量羅睺曰若得以公周施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為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機知變位在羊翔下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務擒虎有媿色歷幽涇二州刺史皆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為水軍摠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遭風舟多漂沒無功而施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

隋書曰時鹵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乃與輕勇二十騎直衝鹵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

進大將軍仁壽元年賜爵義寧郡公煬帝即位授右武侯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諒諒進大夫將軍軍及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絰送至墓葬還釋服方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為黨據絳晉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請軍事進兵圍之中流

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立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是時風静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伏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父炅定州刺史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書書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

戰功爲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孝宣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事皆勸歸北法尚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已奔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鬬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破之

隋書曰猛引師急進法尚陽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于浦中又伏精銳於古北村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猛退走赴舟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建周旗幟猛因是大敗猛僅以身免隋文為丞相司馬消難舉兵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鹵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

鑾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鬼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帝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鍾一雙良馬十五匹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帝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略江南及伐陳之後以行軍總管隸秦王俊

隋書曰法尚率舟師三萬出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

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

內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總管仍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任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追斬光仕

隋書曰光仕率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輙歸其妻子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

陳始交法尚馳擊其栅栅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遂斬之

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嶲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

隋書曰法尚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捕不能得法尚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栅聚飲相賀法尚遣步騎數千襲擊破之

煬帝嗣位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曰兵亘千里動間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為如何法尚曰請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

重設鈎陳此與據城何異
隋書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
此萬全策也帝曰善明年黠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
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思
多於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别出松州道逐捕亡
散至於青海兩還至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
鮮道會楊玄感叛與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授
右光禄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為盜保長白山法

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

隋書曰法尚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用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立志不果命也

卒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子紹範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父擲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及親總萬機賜以萬釘寶帶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大府中大夫仍領京兆尹稱為強濟隋文受禪坐事免官尋拜嵐州刺史會起長

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仁壽初山獠作逆以玄為資州刺史鎮撫之玄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師感悅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徵為衛尉卿獠夷攀戀數百里百絶因與之決並揮涕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

隋書載帝謂玄曰魏郡衝要民多奸究是用煩公此

郤去都非遥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

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御衛大將軍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遼東西恭帝以代王留守京師命玄同守拜為京兆内史尚書如故許便宜從事敕王侍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骨夷塋示士卒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

請於陜縣沿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
竪子所及遂鼓行而進旣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虎賁
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
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掃地而祭文帝曰

隋書載玄祭文曰楊玄感負恩躬爲蛇豕蜂飛蟻聚
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凶
逆

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氷碎如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

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

雜記曰每戰方接官軍皆坐地棄甲以白布裹首聽賊所掠先後十三戰俱不利

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邙會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

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
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之安危乃社稷安危出入須有
兵衞坐卧恒宜自牢令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與樊子蓋
俱賜玉麟符以代銅虎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
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以
年老乞骸帝遣内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
宗廟園陵所在藉公卧鎮玄乃止唐師入關自知不能
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家義寧中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仕周隋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典兵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煬帝嗣位進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

年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
拜司農卿尋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郡盜起不得進
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遇賊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
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
甚有異政數歲盜羣起羣豪願推權為首權竟固守拒
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
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
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並起世徹所至

處輙見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兖州賊帥徐圓朗所殺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開府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文帝奇其壯武使祖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

於太斤山別路邀賊人破之彼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
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為
鹵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鹵甚衆仁壽中
檢校代州總管漢官諒起事景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
喬鍾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
隋書曰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
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
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

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

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

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關預惟

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

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井有龍見

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

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

推出之旬日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

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景智略非長而忠直為時許帝
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
之進光禄大夫五年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帝曰公朕
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隨帝至隴川宫帝將大獵景與
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為人所奏帝大怒令㨖
之竟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
麗武厲城破之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以
景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玄感

反朝臣子弟多預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將軍而不名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騂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虎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闚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景無私焉及帝遇弑江都遼西太守鄧暠救之遂歸

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

噫等死耳惜哉景不死於江都之難也

契丹韎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於今傷

惜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其先寓居敦煌父回仕

周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時與羣輩

戲輙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勢不從令者輙撻之

諸兒畏憚莫不齊整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

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
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從征吐谷渾進通議大
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嘉之嘗謂
羣臣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臣等未測聖心帝曰
我欲舉薛世雄羣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
餘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啟民可汗連兵擊伊
吾師次玉門啟民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
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

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為沃沮道將軍與宇文述同敗於平壤還次白石山賊圍之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復征遼東拜右侯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十年復從帝王遼東還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脫數百夜來襲之大敗

新唐書曰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建德屯河閒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中悉拔諸城偽遁世雄以為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跬步不可視隋軍驚遂潰相騰藉死者如邱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 革記命曰帝以李密在洛口征遼回日令世雄於留鎮兵內簡練精銳及幽易驍勇討密經過處若有草竊隨便誅剪仍令王世充等諸軍並取世雄處分世雄乃自領精兵

六萬至河間郡城下立營州縣皆備井酒軍糧以待時建德無糧兵士先皆分散餘軍不滿千人在武强縣境收麥充食聞世雄兵至河間惶懼無計乃問一女巫欲走避之如何巫云不免問欲首如何巫云亦不吉問欲掩其不備擊之如何巫云今夜天未明到大吉卜時日巳午卜處去河間一百四十里建德簡精兵二百八十人先行餘勒續發建德與衆決云夜到即攻明即降之吉凶在此舉耳遂行去世雄營二

里天已屬明又聞吹角聲建德惶惑欲降須臾大霧
忽起建德曰天助我也引兵入營攻之兵大亂世雄
左右先已裝束擬發世雄遂上馬奔走仍中數槍僅
免
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涿郡卒
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並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
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

段文振負國棄母甘附權臣忠孝兩虧何以不加指摘來護兒幼懷倜儻猛鷙抑揚晚致勳王馳驅畢力樓船刺勝掃勍敵如拾遺閔鄉討亂剪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遘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睺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劉權淮楚舊

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並以驍武之用當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逆遭躓良有命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二